

愤怒 的 秋天

——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

穆·哈·海卡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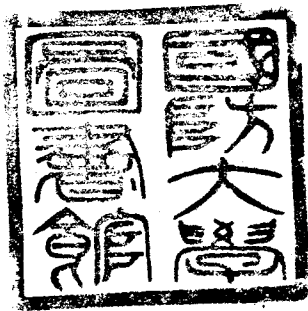
2 016 3969 1

60626/27

愤怒的秋天

——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

[埃及] 穆·哈·海卡尔 著
关 倂 马瑞瑜 周时中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根据黎巴嫩书刊出版发行公司 1983 年第二版译出

责任编辑：薛克夫

封面设计：孙敏

愤怒的秋天

——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

[埃及]穆·哈·海卡尔 著

关保 马瑞瑜 周时中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东远电子技术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25 字数：305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5012-0511-6/K·111 定价：8.00 元

译者的话

《愤怒的秋天》是名闻遐迩的埃及著名记者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的一部力作。它详述了埃及第二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执政的始末，从政治、宗教、社会等各方面分析了50年代至80年代初埃及的情况。由于海卡尔长期在新闻界供职，曾任埃及两位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萨达特的幕僚，参与了许多核心机密，他在本书中向公众提供了大量的内幕秘闻，因此，本书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可读性，是研究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当代历史的重要参考。

萨达特生于1918年12月25日，同纳赛尔均为自由军官组织成员，一起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的革命，从1952年到1970年，又并肩共事。萨达特1970年就任总统时，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蒙受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的屈辱，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低落，国家面临重重困难，国内外挑战层出不穷。长期的战争重负和不战不和的局势，使埃及不堪负担，人心思和。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转而接近苏联以抗衡以色列和美国。但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并不真正支持埃及战胜以色列，而是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同美国争夺中东霸权，实现其全球战略。萨达特正是通过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成功地进行了1973年斋月战争这两场大的斗争之后，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萨达特于1971年5月15日一举清除了当时在埃及的亲苏势力；1972年7月，他下令驱逐苏联军事人员；1976年又宣布废除

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终于摆脱了苏联的控制。1973年10月，埃及人民经过长期精心的准备，在萨达特的领导下，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一道浴血奋战，使以色列在战争初期蒙受重大损失，胜利地进行了斋月战争。这场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显示了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民的伟大力量。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发挥了巨大影响。

显而易见，埃及摆脱苏联控制和1973年的战争，在埃及乃至中东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而萨达特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在内政上，萨达特为纠正纳赛尔后期的经济政策，实行“开放方针”，颁布了旨在吸引阿拉伯产油国资金以发展埃及经济的法令，以后还实行更加优惠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为西方资本打开了进入埃及的大门。他还致力于改革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扶植私人资本，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从1974年到1982年7月，埃及从西方各国，其中主要是美国，共获得200多亿美元的援助。1973—1978年间，阿拉伯国家援助埃及的资金在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埃及的援助附有苛刻的条件，并屡屡利用援助干涉埃及内政。埃及实行新关税法后，外国货如潮水般涌进埃及。

客观地说，萨达特的“开放方针”取得了显著成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973年斋月战争后，萨达特除决定开放苏伊士运河外，还利用外资和技术扩建运河，大力勘探和开采石油，使埃及由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运河和石油收入，加上侨汇、旅游业收入并称埃及经济的四大支柱，使埃及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在70年代中期达到了8%到9%。

毋庸讳言，萨达特的“开放方针”也带来许多问题，如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贸易赤字，沉重地打击了埃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改进公用事业和基础结构”上，造成埃及经济的不平衡。“开放方针”受到埃及大进口商、银行资本家、

投机倒把分子以及与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主的欢迎。本书对各类暴发户（总统的亲戚、官僚、承包商、投机分子等）的发迹的剖析和揭露，颇有说服力。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化，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由于片面强调向西方开放，一些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和消极影响也传进了埃及，带来了不安定。

对萨达特毁誉参半的另一行动是同以色列签订和约。1974年1月和1975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埃及同以色列先后签订了两个军队脱离接触协议。萨达特1977年11月访问耶路撒冷，并在以色列议会发出和平呼吁。1978年9月，埃及同以色列在美国参与下签订埃以和约。1980年2月，埃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30年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后，萨达特打开了同以色列和平谈判的道路。这为埃及赢得了和平环境，收复了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得以医治战争创伤，从事经济建设。

但是，美国企图把埃及纳入它的中东战略轨道。它的势力迅速渗入埃及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也通过埃及单独媾和，分化、削弱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在80年代猖獗地推行“大以色列”扩张计划。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群众憎恶以色列扩张侵略的情绪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埃及人抵制同以色列的交往和购买以货。阿拉伯国家联盟谴责埃及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决定，规定其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停止埃及的联盟成员资格，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绝了外交和财经援助关系。此后，埃及的国际交往主要限于美国和以色列，而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中，埃及颇为孤立。

萨达特执政初期曾宣布要“开放民主”，实行新闻自由和“多党制”。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财政赤字剧增，经济日趋困难，对美国的过分接近，对以色列的妥协，西方影响同固有的伊斯兰传统之间矛盾的激化，社会贫富差别的扩大，使得人民的不满日趋加深。70年代后期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逐渐扩大影响，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鼓吹“建立以真主的法律来统治

的伊斯兰教国家”，还声言要武装推翻萨达特政权。萨达特于80年代初下令解散十几个宗教组织，既打击信奉耶稣的科卜特教会，也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等。他宣布由政府接管全国数以万计的私人管理的清真寺，下令逮捕数千人，其中有反对派人士、著名政界人物、律师、教授、新闻记者等知识分子。他封闭刊登指责政府政策的文章的报刊，撤换不听话的主编。最后，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听到的都是赞颂、赞同和支持。

海卡尔十分详尽地介绍了这一时期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海卡尔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萨达特个人的品德，并对萨达特的功过进行了评价。无疑，他的观点代表了不少埃及人的看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和历史地去看待和评估一个历史人物。诚然，萨达特之死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据说，他临死前说的一句话是：“不可思议……”因为他正是在1981年10月6日——纪念斋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刺杀的。萨达特被安葬在他遇刺的检阅台对面一座金字塔状的斋月战争无名战士纪念碑下，墓碑上镌刻着：“……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于1981年10月6日胜利日。”

海卡尔1923年生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德盖赫利耶。受完教育之后，在开罗大学新闻系旁听，随后投身于新闻界。1944—1952年，他先后供职于《最后一点钟》、《鲁兹·尤素福》、《消息报》等报刊，1953—1956年任《最后一点钟》杂志主编，1956—1957年任《消息报》主编，1957—1974年兼任金字塔出版社董事长，1966年起任阿拉伯联合通讯社董事长，1968年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在任纳赛尔总统的新闻顾问多年后，1970年4月任国家指导部长和代理外长。纳赛尔总统逝世后，海卡尔亦辞去官方职务。1974年2月，他因与萨达特总统有分歧，被解除了金字塔出版社董事长职务，改任总统顾问。1981年，他激烈批评萨达特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政策，被萨达特下令逮捕入狱。萨达特遇刺后，海卡尔作为自由撰稿人继续活动。

他著作等身，主要针对非洲、阿拉伯等地区的重大历史问题阐发个人观点。他的主要著作有：《开罗文件》、《通向斋月战争胜利的道路》、《狮身人面像和人民委员》、《我们和美国》、《伊斯兰政府》、《不可得的和平与消逝的民主》、《新东方》、《为埃及……而非为阿卜杜勒·纳赛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与世界》、《80年代展望》、《处于十字路口》、《愤怒的秋天》和《斩断狮尾》等。

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由马瑞瑜、周时中译，第三、四、五、六部分由关儒译。全书译名的统一等亦由关儒负责。我们囿于水平，翻译中有错误之处，欢迎指正。

1991年10月

前 言

写作这本书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首先这是一部应该描述的重大题材的政治小说。如果希望其悲剧性的结局在将来不再重演的话，也是一部必须描述的小说。

写这部书并不简单的第一个原因是其事件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是一次打击。他们对人物、政治已经形成某种印象，这种印象与事件并不吻合，因为事件的最终结果恰是一场令人瞠目的突然袭击。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上的个人因素。这部书并不是对萨达特的评判，要作出最后判断为时尚早。有人可能以为我表达了对与之有分歧的已故总统的个人憎恶之情。这种分歧是他把我投入监狱，就如1981年9月在大监禁运动中几千人的遭遇一样。这种观点并不正确，甚至不能成立，因为对萨达特，我绝不怀有个人的憎恶之情。甚至到那种时刻，我们的分歧——至少依我个人来看——是观点的分歧，是观念的分歧，不掺杂一点个人因素。

事实上，作为一个人，我对萨达特怀着强烈的同情。

在他当上总统的最初四年中，在《黎巴嫩周刊》发表的新闻谈话中，我承认，我比其他任何人更与他接近。据我个人认为，萨达特总统是言行一致的。在导致他继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去世后当上共和国总统的政治会议与谈判中，无论是作为指导部长，或国家安全会议成员，或是《金字塔报》主编，我相信我起的作用不小。我并不忽视某些次要因素，但是我认为职位的重任

及职务的庄严将调动其人格的一切积极因素，将帮助他去克服其他弱点。在我脑海中不断出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他继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当时的杜鲁门继罗斯福之后，是一个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伟大的人类斗争导致胜利结果的黯然失色的人物，而杜鲁门——在实践的挑战面前成长起来，成熟了，成为现代最杰出的美国总统之一。我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萨达特身上，作为国家指导部部长，我领导了总统的选举活动。在为阿卜杜勒·纳赛尔送葬之后，尽管实际上我已提出了辞呈，但我每天仍与萨达特总统保持联系。我相信直至1973年十月战争来临之际，我已竭尽忠诚与努力履行我的职责。战争期间，我参加了政治与新闻计划的制定工作，它伴随着军事行动，并为此开辟道路。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应萨达特总统的要求，担负撰写由他向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发出的战略方针的任务，其目的是确定埃及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目标。

有传闻，萨达特总统把我从《金字塔报》总编职位上撤下来，因而造成我们绝交，这种说法并无根据。我们是有意见分歧，这在解除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期间已形成，后来甚至到这种程度，即我俩不能一起谈论埃及政治。从《金字塔报》编辑部退出的决定是我自己的决定。当我公开反对他那与美国及以色列的谈判方式时，反对谈判的阶段性目标及远期目标时，我清楚地感到此事将导致我们走向分裂，我并没有将这种分裂变成敌意。他的第一个决定是解除我在《金字塔报》编辑部职务，而成为他——总统的顾问。我谢绝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国家的好几个职位，其中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职位，有副总理职位。我都一一谢绝，因为我感到我不能为我不信任的政策服务。

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目的是是一致的，或者在某种时候是这样，即我俩都要求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中东和平。我们都希望埃及自由和繁荣，阿拉伯世界是统一强大的。但是事情发展到我们之间竟无法融洽，先是由于手段方式产生分歧开始，后来以目标不同

而告终。我不认为自己是反对萨达特总统的，但是我企图保持独立的声音。萨达特总统开始有组织地、公开地、指名道姓地在每次谈话中攻击我，直至把我投入监狱为止，我在真主面前作证，在许多了解事实真相的人面前作证，在任何时候，我对他并无敌意。没有任何理由让我这样做，更不必说付诸行动。当总统把某一个公民作为经常性进攻目标时，实际上是抬高其人而不是贬低他。如果说总统不自觉地抬高我在国内与国外的身价，在这方面我得到了萨达特总统的“恩宠”，这样说也不算过分。

在此，我再次重复，我著此书无意对萨达特进行个人攻击，也许可以说著此书确有某种企图，即想在只有有限空间的书本范围内，描绘一幅尽量宽阔的画面。此书不是萨达特的传记，尽管书中有一部分类似传记。我只是把这一切局限在必要的范围内，以便描绘其人格及其动机。此书既不是对今日埃及社会及经济局势的研究，也不是对埃及历史特点的考证，我只是涉及有关问题的某些方面。

这既不是一本论述伊斯兰教义的书籍，也不是论述科卜特教堂的书籍，更不是论述政治武器的恐怖性书籍，尽管在书中有所涉及。

事实上，我在书中涉及许多问题，以便把谈话引向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特定的时间：1981年10月6日，星期二午后12点10分；特定的空间：胜利城军事检阅广场主席台，那儿枪声骤起，使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死于非命。

此时，许多西方人在进行暗杀，从萨达特身上可以见到另一种典型，即疯狂的暴力典型，而他不过是成为牺牲品，或几乎成其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被裹进去了。在这张遭人暗杀的名单上，除了约翰·肯尼迪及罗伯特·肯尼迪两兄弟外，又增加了萨达特，列入暗杀者名单的却还包括

里根总统及教皇圣保罗二世，这些与事实真相的确相去不远。那些敢于在西方暗杀的或企图暗杀的人们都是处于社会力量边缘的孤立者。在西方，社会力量的结构逐渐完善，其面貌也更加清晰，其总的方向是更加宽广。各种阶级——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组成了社会，并局限其行动，阶级关系并不僵化。阶级间的相互影响存在，并将持续不断，由此产生我们可称之为的大多数。也许这大多数在部分时刻是沉默的，但是毫无疑问它是大多数。

西方的民族和国家几年来一直不断发展，这个发展阶段经历了战争、内战、革命及暴力行动。后来这一切形成平衡、社会纪律及可接受的政治。而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仍生活在群情沸腾的时代。一种剧烈的痛苦冲击着传统、家庭和半宗教的传统合法性，使之变成宪法及合理的法律。在这负担过重的时期，这条道路充满了危险及引爆的导火线。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必要走西方所走的道路，经历它经历的过程。20世纪的情况却不一样，技术革命与交通手段加速了社会进步，粉碎了各种形式的阻碍。任何监护者必须十分热心，他必须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事实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应该团结。那些企图暗杀萨达特总统的人是属于多数阶层，同样，推翻伊朗国王的人也是如此，尽管埃及和伊朗局势并不一样。

我认为我撰写此书的目的已经实现。如果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西方人自己向自己提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为何这个在西方如此受欢迎的人而在他自己世界中却孤立到如此程度？

为何基辛格在1972年报告中称为“政治小丑”的人，仅在两年之后按基辛格的表达他却是相当于俾斯麦一般的伟人？

为何西方人对萨达特的悲恸甚于他自己的民族？为何参加他葬礼的有这么多外国政界大人物，而参加葬礼的埃及本国只有

埃及官员？

为何一个在电视荧屏中风靡一时的人竟然如此快地从埃及人和世人的记忆中消失？

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最后会询问自己，为何一些使用西方语言，向西方人谈论西方人爱听的话题的人，却不能在其祖国赢得听众，也不能得到他本国公民的信任？这张名单很长，从中国的蒋介石到印尼的苏加诺，还有伊朗国王巴列维、扎伊尔的蒙博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加上埃及的萨达特，也许还有其他人。

也许我这本书会使一些埃及人不高兴，或将激怒他们，推动他们去进行新的反对我的运动。我是明白其原委的，因为在某些阶级，也许有比阶级更广的阶层，也许还有比阶层更多的人，从萨达特的统治中获益，并得到他们从未想过的特权与财产。自然这些人感到他们的命运已与萨达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但是现在埃及人、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都要求对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戏收场了，光芒消失了，巨星争辉的时代已经结束，现代人必须学习如何共处。

自从1981年9月3日我被囚禁的一刹那，我就准备动笔写此书了。我环顾四周，发现同狱的难友都是些影响埃及政治、思想的风云人物，此时那位大冒险家扮演完最后一个角色的时刻已来临，他一下子摊出所有王牌。我朦朦胧胧地感到自己在演戏，并相信总有一天，这出戏会以某种形式降下帷幕。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要求自己先于其他人下笔。在狱中，我和其他人经久地谈论所发生过的一切。被关押期间，只有谈论一事可做。我先后与狱中朋友以及其他人谈论过，特别是当允许我在室外放风时，我与许多人交谈：有前部长们（还有一些人足够组成两个委员会或三个部长会议）、有杰出的经济学家、有第一流的工会领袖们，还有大学老师们。他们都是些名震遐迩的人物。我还与伊斯兰青年、长老，与基督宗教界人士们交谈。通过交谈，不仅结下了友谊，而且也受益匪浅。当我从监狱中出来时，我感到十分充实。

我必须特别感谢开罗大学伊斯兰哲学教授哈桑·哈奈费博士，感谢阿因·夏姆斯大学哲学教授穆拉德·瓦哈卜博士，感谢工程学院教授和首席顾问工程师米勒达·哈纳博士。由于后两位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就近了解埃及科卜特教堂的遗产。我也必须感谢阿迪尔·侯赛因教授的恩惠。他对埃及经济深有研究。同时也感谢美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赛尔德·丁·易卜拉欣博士以及他写的关于埃及社会结构的文章。此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还要感谢许多无名氏。最后我必须说明，对本书描述的事件及提出的建议，均由我自己负责。

我只是想当埃及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人，别无他求。

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

目 录

第一部分

星光灿烂

第一章	群星闪烁的时代.....	1
第二章	根.....	6
第三章	逃到梦想中去	12
第四章	在阿卜杜勒·纳赛尔统治下	40
第五章	位于埃及的顶峰	58

第二部分

对埃及的第二次掠夺

第一章	世界.....它的舞台	84
第二章	重新安排这一地区	98
第三章	还其庐山真面目.....	115
第四章	富者尤富 穷者更穷.....	127
第五章	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裂缝.....	134

第三部分

政治的伊斯兰

第一章	铁腕.....	150
第二章	从事秘密工作.....	166

第三章	回到原教旨主义·····	172
第四章	把精灵从瓶中放出·····	186
第五章	同精灵休战·····	192

第四部分 科卜特教堂

第一章	基督和十字架·····	195
第二章	变革风云·····	207
第三章	新一代·····	212
第四章	教会（发射、离去和起飞）·····	218
第五章	战斗的修士·····	227

第五部分 暴风在聚集

第一章	力量的幻觉·····	236
第二章	有组织的劫掠·····	256
第三章	既非压力 亦非平衡·····	279
第四章	堕落和骚乱·····	290
第五章	四面楚歌·····	296

第六部分 惊雷滚滚

第一章	1981年9月3日·····	308
第二章	10月6日·····	330
第三章	阅兵之后·····	348
第四章	谁？为什么？·····	358
第五章	向何处去？·····	366

第一部分

星光灿烂

我就像缚着充气袋游泳的顽皮小孩，好几年来在光荣的大海上冒进，游到了我力所不及的深处，我那吹得鼓鼓的声势终于爆破了……

——莎士比亚：《亨利八世》

第一章

群星闪烁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无论这些英雄是圣人或是僧侣，是国王或是战士，是探险家或是发明家，是哲学家或是诗人，总之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普通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昂首注视着他。这些英雄要么是众人模范、要么是引人